

红色江山万年牢

曲 艺

天津人民出版社



2 038 1143 8

红色江山万年牢

曲 艺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10



2 038 1143 8

红色江山万年牢

曲 艺

*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 5/3 字数24,000

一九七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5,000

统一书号: 10072·537

每 册 0.12 元

目 录

借车 (山东快书)	(1)
节日之夜 (单弦)	(12)
两块糖 (相声)	(19)
百年大计 (相声)	(29)
红色江山万年牢 (山东柳琴)	(43)

借 车

山东快书

杜 放 庞连琦

说的是鹅毛大雪纷纷落，
万物霜天一片白，
气温下降天寒冷，
那温度，“噌”，一下子降到零下二十多。
这一天晚上刚六点，
向阳煤店办公室里小孩多，
有大红、二虎、小胖墩，
还有铁柱、大宝、小玉国。
他们团团围住做游戏，
又跳舞来又唱歌。
可看小孩儿的不是阿姨穿着白大褂，
却是煤店主任张洪波。
洪波他从六七年毕业分配到煤店，
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处处为着工农
兵，胸怀着火热的心一颗。
只因为有几户双职工下班晚，
接孩子由他来负责。

下班后他先把孩子接到煤店来照管，
这煤店成了托儿所啦。
这屋里洪波正把孩子看，
在隔壁有个送煤员是洪波的同学郭卫革，
下了班正把衣服换，
见走进来平安里的住户周贵德。
这个人头带一顶毡帽头，
老羊皮袄闪披着。
在平时他和小郭的关系很不错，
进屋来压低了声音把话说：
“卫革，有件事情麻烦你，
今晚上你得帮我出趟车。”
“什么事？”
“咳！你知道我有个老妹子，
住在西郊大流河。
我给她家送点儿煤，
没办法只好来找你小郭。”
“哎呀！这事可有点儿不好办。
我们店规章制度很严格，
不管是三姑四姨六舅母，
为私事一律不准来借车。”
“张洪波跟你一块儿分配到煤店，
老同学什么事情不好说。”
“咳！你可不知道，

洪波他办事认真原则性强，
处处以身来作则。
他由送煤直到当主任，
七、八年从没为自己用过一次车。
要依着我一定给您来帮忙，
可实在不好跟他说。”

“咳！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
谁都有仁亲俩厚，店里的车他也不是没用过。
那次他连夜送二虎上医院，
有一次还送过一位老太婆。”

“咳！那情况跟你不一样。”
“唉！情况不都在人说。
你不会说我老妹子有病挺严重，
得整天整夜升着炉子点着火。
她家住郊区路途远，没儿没女困难多。
这次不单是送煤，
说不定要送她医院去住着。”

“对，我就这样跟他讲。”
“好，我走啦。七点钟在家等你的车。”
周贵德说罢转身走，
郭卫革来到办公室里找洪波，
“洪波，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平安里周大爷让我帮忙出趟车。”
“卫革，领导上一再强调私用车不批准，

咱青年人可不要把规章制度脑后搁。
我发现周贵德和你关系不正常，
请你吃来请你喝。
我跟你说过好几次，
接触人要提高警惕多思索，
吃喝里包涵着阶级斗争，
要防止资产阶级把我们青年来争夺。”
“你说用车不行咱拉倒，
这都哪儿跟哪儿挨着。
人家周贵德家里确实有困难，
他老妹子有病离不开火。
借车是给他妹子去送煤，
还可能要送到医院去住着。”
张洪波一听到这儿，
心里辗转暗琢磨：
周贵德这人我了解，
是个投机倒把屡教不改的坏家伙。
解放前他给资本家当帐房，
对新社会心怀不满常把青年来教唆。
别看他年老在家没工作，
可整天价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出出进进很活
跃。
他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来勾结，
套购物资，倒买倒卖，从中渔利诡计多。

前天街道来反映，
说他存了很多煤球不知干什么。
派出所和街道正在监视他的活动，
黑夜借车其中可能有花活。
倒不如我将计就计把车借，
顺藤摸瓜给他来个大揭锅。
想到这儿说：“好，如果确实有困难，
咱应该照顾出趟车。”
小郭一听他同意，
急忙穿好衣服准备妥。
这时候，洪波向党支部做了汇报，
出煤店直奔派出所。
经联系又听到许多新情况：
这小子有很多私货在家里搁，
他害怕发现不敢运，
正急得好象蚂蚁在热锅。
据报告，今天有人到他家，
是农村里投机倒把的坏家伙。
这情况正好和借车送煤对上碴儿，
看起来今晚是战斗的好时刻。
他和派出所把行动计划商量好，
张洪波万分激动在心窝。
他想到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
论，

这伟大教导要牢牢记心窝。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
来破坏，

和无产阶级把阵地来争夺。

我们要坚决打击不留情，

决不许资本主义来复活，

一定把周贵德这样的坏人揪出来，

用事实教育多年的同学郭卫革。

他一路想，斗志昂扬来到平安里，

巧不巧，小郭他正来到门口停住车，

见车上有空筐好几个，

周贵德站在门口儿那儿等着。

他一见洪波也来到，

当时心里一哆嗦：

（白）张洪波呀张洪波，你可真厉害呀！

他一定是趁此机会来调查，

想把我的老底摸。

想到这儿只觉得头晕心跳冒凉气，

从脚底板“嗖”的一下到脖颈儿。

（白）全凉啦！

他强做镇静走过去，

满脸带笑又点头来又哈腰，

“洪波兄弟，小郭来帮忙就可以啦，

惊动主任，真叫我不知说什么。

二位快到屋里坐，
天气冷，咱先吃饭把酒喝。”
洪波走到屋门口，
见里面已经摆好桌，
直沽高粱有两瓶，
各种酒菜好几个。
洪波心中暗盘算，
老小子诡计可真多，
他妄想用酒饭把我们来腐蚀，
让我们放松警惕他好捣鬼弄花活。
想到这儿站在门口不往里走，
周贵德死说活说拉胳膊。
洪波说：“我们为人民服务是本分，
决不能在群众家里吃又喝。
我们来帮忙时间也挺紧，
我看咱就快装车。”
说着话抄起铁锨就装煤，
周贵德一见急得转磨磨。
这时候见屋里又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胖胖乎乎长得壮，
圆圆的脸盘没下巴，
没戴帽子秃脑壳。
洪波一见此人心暗想：
可能这就是从农村里来的坏家伙。

这个人也拦着洪波不让装，

洪波他故意来问周贵德：

（白）“这是你什么人？”

“我是他表舅，他是我的大表哥。

不……

他是我孩子他老姨的大表哥。”

（白）这是什么辈呀？！

他们左拦右拦洪波把四个煤筐全装满，

“噌”，一筐煤单手一抡上了车，

放好筐，忙叫小郭开车走。

周贵德一见急得把脚跺，

“你们光受累不吃饭，

叫我有话怎么说。”

他来回转悠就是不走，

好象是大蝎子把他的脚豆蜇。

他眼珠一转把主意想，

拉住洪波又叫小郭：

“小郭，我看你一个人开车足可以啦，

洪波同志，你要不吃饭，就赶快回家去歇着。”

可是洪波他故意不走把车上，

急得这小子使劲拽住往下拖。

张洪波见周贵德急成这个样，

更觉着其中问题多，

心暗想：如果照我们所预料，

不躲空儿这小子没法儿装私货，
倒不如将计就计我们先走，
倒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想到这儿，他故意猛一楞，
假装着急叫小郭：

“小郭，咱俩方才走得急，
我给忘啦，会计找你有话说，
他说你交的煤款不对数，
一定要马上查清别耽搁。”

“那怎么办？”

“咱们俩只好先走一趟，
对完了回来再开车。”

“好。走！”

周贵德一见洪波拉着小郭走，
心里不住直念佛：

你可走啦！

看起来老虎有时也打盹，
这个机会真难得，
趁这时候快动手，
急忙叫过来跟他一伙的那个坏家伙。
两个人把煤筐从车上挪下来，
搭到屋里就往地下折。
从床底下拉出来四台电动机，
这是他勾结厂里坏人套购来的私货。

他们想把电机放在煤筐里，
上边再把煤球搁，
借送煤运到农村去销赃，
人不知来鬼不觉。
周贵德抱起电机正要放，
“住手！”“啊！”一回头见门口站的是张洪波。
“怎么又回来啦！”
吓得这小子手一软，
电动机“叭嚓”把右脚给砸折。
疼得他“咕噜”倒在煤堆上，
一打滚就跟炕洞里的黄鼠狼子差不多。
那胖家伙也吓得摔了个屁股蹲，
怎么这么巧，正坐在周贵德的后脖颈儿，
砸得他脖子错了环，
成了个一瘸一拐带歪脖儿。
这时候公安人员和民兵全来到，
老家伙连话全都不会说啦。
从他屋里又发现盗窃的钢材和木料，
人赃俱获押上了车。
小郭说：“没想到周贵德问题这么大，
今天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
要不是洪波胸有成竹抓得紧，
差一点我给坏人干了活。”
洪波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时刻想把资本主义来复活，
我们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
对非法活动坚决打击，继续革命不停车。”
这时候汽车发动喇叭响，
把人、赃押送派出所。
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照征途，
学习理论结硕果。
我们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让伟大祖国千秋万代不变色。

节 日 之 夜

单 弦

棉纺一厂文艺宣传队

〔曲头〕

国庆节，十月一，
大街小巷悬灯结彩挂红旗，
工人新村有户人家正办喜事，
新郎是棉纺厂保全工、基干民兵齐胜利，
新娘是细纱挡车工、基干民兵王秀琪。

〔云苏调〕

这婚礼学习小靳庄，树立革命的新风气，
新房里赛诗会声音琅琅，形式新奇。
新郎、新娘二人对诗赞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大家伙齐声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
最后青年们欢迎新郎新娘唱段革命样板戏，
两个人一人一段，少唱一句也不依。
齐胜利开口唱了段《沙家浜》，军民一家团结战斗力
无比。
王秀琪唱了段阿庆嫂沉着勇敢智斗顽敌。
婚礼完毕大家伙陆续散去，

屋子里只剩下胜利和秀琪。

〔南锣北鼓〕

齐胜利，王秀琪，
结婚礼，刚完毕，
他们决定参加节日值勤进厂去，
这时惊动了胜利的妈妈上前把话提：
“大家伙都走了，你们也该休息，
天都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去？”

〔太平年〕

胜利叫声：“妈，进工厂参加节日值勤要提高警惕。
事先没和您商量，您可千万别着急。
在这欢庆佳节的时刻您想一想……”
“我想，是啊！我是要想啊！
在这双喜临门的日子，使 我想起那悲惨的过去：
可恨那反动的资本家，他叫孔继余，
他知道我结婚，当天宣布把我开除厂籍。
你爷爷找他讲理，被打得遍体鳞伤，神志昏迷，
回到家，口吐鲜血，悲惨死去。
喜事改把丧事办，可没处诉冤屈。
想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咱带来的。
那孔继余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复辟。
去吧，孩子。结婚是小事，捍卫无产阶级专政